

中国作家自述

一不小心就装成了个读书人，
一不小心就装了一辈子。

韩石山
著



浪迹文坛三十年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中国作家自述

韩石山 著

浪迹文坛三十年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 / 韩石山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 - 7 - 224 - 10431 - 8

I. ①装… II. ①韩… III. ①韩石山 - 自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4192 号

装模作样：浪迹文坛三十年

作 者 韩石山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 (传真)：(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6 开 21.75 印张 27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431 - 8

定 价 38.00 元

自序

这本书，不能说是我的自传，若这是自传，先就对不起我的亲人，还有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

我可以污渎自己的声名，不敢怠慢他们的关爱与教养。

本是酒桌上的笑谈，只能说正中下怀又闲来无事，就写了这么一本书。

却不能说不是认真写的。写成初稿，放了差不多一年，细细修订一番，这才敢拿出见人。

如果世上有“侧传”或者“丑传”的说法，我倒愿意认领。

以史书体例而论，这样的写法，该叫“事辑”，就是把相关的事，拢成堆儿，较之纪事本末体，还要次一等。

在当今之世，我的人生是平淡的，成就更谈不上，至今只能说是个三流作家。唯一敢自信的，是还有点文字上的癖好。但愿有看重文笔的朋友，不认为这样说是一种谵妄。

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朋友，愿意为这么个三流作家出这么一本书。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于潺湲室

目 录

缘 起 1

第一章 从小就会装模作样 4

一个不怎么聪明也还不笨的孩子 5

这么一个地方 9

这么一个家 12

我的婚姻 22

越装越像样子 25

第二章 不嫌丢脸不害羞 29

偷妈妈的钱 31

偷馍馍 32

“三只手” 35

偷了辆自行车 39

偷了个鞋拔子 42

偷个芭乐给外孙 45

第三章 要见点世面 48

太原·大同·德州 48

山西大学 53

电影文学剧本学习班 59

第四章 要受点磨难 73

一次帮助会 74

遣返 76

“你个狗崽子!” 81

惊心动魄的一夜 83

“恶攻”事件 94

在“清污”中 101

第五章 要有点“二杆子”劲儿 105

“往沟里开，往崖上撞!” 106

“说大人，则藐之” 112

一场小风波 117

批评太原市政府 125

第六章 拉开架势做学问 132

《李健吾传》 135

《徐志摩传》 145

《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152

第七章 “文坛刀客”种种 164

愉快的批评 165

恐惧的批评 175

厌恶的批评 182

友情批评 193

第八章 暮年演讲动江关 201

口才呱呱叫 202

《民国知识女性的婚恋认同》	205
《且将诗韵伴此生》	216
《像青年毛泽东一样敬佩胡适》	232
效果怎么样	242
第九章 装成了个读书人	248
买书之初	248
求全责备	252
书衣文字	256
小书房到大书房	264
第十章 新时期，旧文人	269
喜欢美女	271
爱叹老嗟贫	278
爱钻牛角尖	281
爱写信	290
爱写毛笔字	296
第十一章 几点人生感悟	302
没人会将就你	303
轻骑突进	307
要有让人讪笑的地方	308
不要太看重自己	312
垃圾车定律	318
什么时候，都要精精神神	32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23
附 录	329
黄裳：一个文化界的打桩模子	329
富而有道的刘富道	335

缘 起

二〇一一年春节后的一天，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李向晨先生来太原，杭海路先生请客，在汾酒大酒店，我也去了。酒酣耳热之际，挽袖子没挽记不得了，眼镜推到头顶上是肯定的：镜腿儿还在耳朵上架着，镜片儿却到了脑门上。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近年来才有的。

老了，原本近视的眼睛，像是好了许多，看近处总要摘下眼镜。在家里看书好办，摘下来搁在书桌上即可，在外面吃饭就没这么方便了。面前就那么点地方，碟子碗的，放个眼镜碍事不说，临走时还可能忘了拿。每当此时，多半是往头顶一推了事，要看稍远处的什么，比如刚进来一位美女，想看个仔细，抬手往下一拉就行了，要是放在面前再戴就没那么自然了。那天倒是有两位女客，跟我们差不多同时到的，也不怎么漂亮，自坐下后，我的眼镜就一直在脑门上推着。大概是看这个模样有些奇怪，李先生问道：

“韩先生不近视啊？”

我说：“不，近视，戴了半辈子，上高中就戴上了。”

“真近视怎么不戴上眼镜？”李先生有些疑惑。

我说：“你可知道我最早配的眼镜多少度吗？那时候验光要放大

瞳孔，只有七十度，配镜子还要寄到上海去配。眼镜店的人说，这么个度数就别配了。我还是要配，问最低能配多少度的，说一百度，我说那就配个一百度的吧。配了戴上，硬是把自己七十度，也许连七十度也没有的眼睛，戴成了一百度。后来换了几次，最高没超过二百五十度。现在嘛，也就一百多度吧。”

末了说：“看出来了吧，我这个人呀，就会装模作样。”

“老韩也太谦虚了。”海路先生说。

“不是谦虚，”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装模作样过来的。就说上学吧，名义是大学毕业，学制五年，五年里只上过半年课，其余时间，全在‘文化大革命’中荒废了。究其实，只能说是个高中毕业生吧。可又顶着个大学毕业生的名儿，你说这不是装模作样吗？”

“老韩做学问还有一套，这几年研究现代文学，写了两三本传记，还是可以的嘛。”海路先生又说。

“有一套？快五十岁了，才想起做学问，糊弄得了谁？只能说看书不少，还有点小聪明，会装模作样罢了。”

一旁李先生忙摆手：

“打住，打住。韩先生既说一辈子装模作样，又说会装模作样，那就以此为书名，写一本书如何？”

我以为是开玩笑，说：

“写了你出？”

“出，肯定出！”

又说起别的事，这话头就岔开了。

当晚李先生回了陕西，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寄来一份合同书。

没想到饭桌上的一句闲话，李先生竟认了真。正好那一段时间没什么要紧的事，就写吧。说是这样说，糊里糊涂又过了两三个月，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李先生那边又催了。

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写起来。

不是个什么人物却要装得像个人物，不是自传却要写得像个自传；明明寡淡无味，却要像吃甘蔗一样津津有味；明明平淡无奇，却

要让它像风起云生，引人入胜，深不得浅不得，严肃不得又轻薄不得，真是难啊。平日在写作上的那点浅薄的自信，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忽一日福至心灵，像是嗑了什么药似的，刷刷刷（实际上是啪啪啪）地写了下去（实际上是打了下去）。

第一章 从小就会装模作样

自从有了外孙以后，我开始注意小孩子的成长，并时时将他的成长与我的成长作比较，也可以说是一种研究。

我有一儿一女，按说在他们小的时候，也可以做这样的研究，可惜的是，他俩小的时候，跟着妈妈在农村，离我教书的地方有五六百里之遥，待到将他俩和他俩的妈妈接来与我同住的时候，他俩都已上了小学，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下面是我《日记》上的一件事，时间是二〇〇七年夏季某日。

小家伙要上幼儿园了，女儿带他过来，让姥姥给缝制小被子小褥子。话是这么说，实际的活儿很简单，小被子小褥子的面子或说是套子，是从幼儿园领回的，他奶奶把芯儿已经缝好了，姥姥只需在这些面子或套子的外面绣上他的名字就行了。

外孙学名叫董哲西，绣三个字太麻烦，家里几个人一商量，决定还是绣他的乳名皮皮二字为好。女儿在电脑上打出这两个字，姥姥要用复写纸描上去，我见了，说，还是我来写空心字吧。一会儿工夫，便在这些套子的右下角上写好了。平日不写空心字，总是掌握不好，几个皮字都是最后一撇伸得长了些。

就这样吧，我自嘲地说。

姥姥拿走，去缝纫机上轧。

缝纫机在西阳台上放着，皮皮跟过去了，不一会儿，那边传来姥姥的笑声。我在书房问笑什么，姥姥领着皮皮进来了，笑着说，你看，皮皮看了你写的这个皮字，就摆了个皮字。皮皮，给姥爷摆个看看。皮皮也不害羞，小脑袋一歪，右臂下垂，右腿朝右弯曲，身子略微下蹲，左臂朝左伸出又勾回，左腿朝左尽量地伸开。

活脱脱一个韩体的皮字！

我也由不得笑了。

小家伙不足三岁，就有这个机灵劲儿。

过后，由不得就想到，我在这个年龄，会有这样的形体语言吗？

我原先的名字叫“安远”，小时候大人叫我“安安”，那个安字，若用形体来表示，该是也像皮皮这样脑袋一歪，两臂向两侧平伸再弯回来，身子下蹲，两腿交叉起来就是了。可是，我从不记得小时候做过这样的动作。倘若做过，就是我不记得了，成年后大人也会说说的。

我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一个不怎么聪明也还不笨的孩子

父母去世多年了，没法问；连大我两岁的哥哥也去世了。想来想去，总的感觉，是个不怎么聪明，也不能说多笨，却爱装模作样的孩子。

这么说的一个理论根据是，太聪明的孩子用不着装模作样，太笨的孩子，不会装模作样。会装模作样，总是有这个必要，又能装得成样子。

这就要说到记忆中的两件事了。

先说第一件。

真不好意思说出口。该起个名字，叫什么呢？就叫“拧螺丝”吧。

我家在晋南的一个镇子上，叫韩家场。后巷东头路南，有户人

家，是我们的本家，自然也姓韩了。家里就老两口，男的高大威武，女的小巧玲珑，两人年龄相差，当在十几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男的五十多岁，女的也就四十岁出头。别看岁数不大，辈分蛮高，是我的老爷爷辈。我爷爷给他们分别叫五叔五婶，我呢，就叫五老爷五老奶了。

五老奶的奶字，是按通行的叫法写的，在我们那儿叫嬷。

这个嬷字，不是我的创造，是看李健吾先生的文章时记住的。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的《李健吾散文集》里，收有一篇《桃园里出新境》，记述作者回到老家的情景。文中提到他的二奶奶，就写作二嬷，且特意在文后加了个小注：“即二祖母。嬷，nūó，运城方言。”我老家离运城不足百里，运城方言也即是我老家的方言。

这里我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个字的读音说明，是因为，后面还会不时地出现叫“奶”的情形，读者先生千万别以为我多么的文明，小小年纪且家在晋南农村，叫出的声儿竟跟北京城里的人一模一样。

就是那个爷字，也不是通常的叫法，是 yá 这么个音。爸字呢，更绝，是 diá，接近爹字的音。只有妈字，叫的声音，跟时下全国幼儿园的小朋友叫得一样字正腔圆，清脆可爱。

再要说明的是，我们那儿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叫起来都是单音，没有叠音这一说。只有爷字可用叠音，只是那意思又全变了，轻点说，相当于“佛爷”，重点说就成了一个惊叹词，相当于文明用语里的“哎呀”。

下面的记述中，提到称呼时，多用通常的名称，这样便于理解文义。再就是，造字注音太麻烦。不是说我一会儿村俗了，一会儿又文明了。

说到哪儿了？噢，拧螺丝。

这个五老爷，年轻的时候像是在外面做过事，冬天一袭棉长袍，还戴着高高的皮帽子，棕红色，形状跟我长大后看《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戴的那种帽子差不了多少。平日咳嗽气短，又离不开水烟。一手端着白铜烟袋，一手拿着纸煤儿，要吸了，噗地一声，把纸煤儿吹着，凑在装烟丝的铜帽儿上，噙住长长的烟管，呼噜呼噜地吸起来。

年纪大了，又有些哮喘，冬天肯定是窝在家里的，其他季节，天气好的时候，总是在他家门前的砖台阶上坐着。屁股下面垫个麦秸秆编的垫子，又大又圆，比锅盖还要大几圈儿。平日里我见了这老汉，总是亲热地叫声：

“五老爷！”

五老爷多半会笑咪咪地大声喝道：

“安安过来，拧个螺丝！”

我呢，常是又高高兴兴，又稍带一点忸怩地过去，站在五老爷面前，解开裤带，挺起肚皮。五老爷呢，夸张地伸出手掌，用大拇指和食指的尖儿，轻轻地捏住我的小鸡鸡，一下一下地拧起来，直到小鸡鸡直直地撅起来，才心满意足地笑了，随即大喝一声：

“好娃！”

他做这事儿，是不避人的，且只有有人在跟前才这么做。我从未记得他单独一人的时候这样做过。他和我爷爷是好朋友，多是当着爷爷的面。爷爷在一旁也只是笑笑，绝不会拂他的这个五叔的意，说什么制止的话。他比他的这个本家五叔小不了几岁，除了称呼之外，全是兄弟朋友关系。

有时去村东头的麦场上玩，看见五老爷和爷爷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聊天。他家在巷南，大门朝北，台阶处常有阴凉。知道五老爷会叫住我拧螺丝，便暗暗使劲，让小鸡鸡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五老爷叫住了，只需轻轻拧两下，就毫不犹豫地撅了起来。粉红色的小龟头还探头探脑地往外看呢。

五老爷的拧螺丝，大概从我三四岁时就开始了，直到上了小学才停了下来。不是我不让了，是五老爷主动停了。而我呢，就是上了学，有时路过五老爷门前，见了他老人家，还真想让他再拧拧呢。

再一件事，可叫做“穿袍子”。

我小的时候，爷爷的母亲还在世，我叫老奶，印象里年纪很大，成天坐在腰厅的台阶上，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据母亲说，因为我这一辈上头，四世单传，老奶信佛，每天烧香时，总是在佛爷面前念叨：“多要几个男娃娃，把把捏得壮壮的。”要是生的意思，把把指小

鸡鸡，壮壮的意思，是粗粗的。真想不通，佛爷怎么会听信这样粗俗的祈祷。当时我母亲已生下哥哥和我。后来又一连生了四个，全是男的。据家里人说，全是老奶烧香敬佛修来的。

一九五三年夏天，老奶活到八十一岁上去世了，这年我虚龄八岁，秋天就上小学一年级了。八十一岁去世，该称高寿，家里似乎也不把这事儿当做多么悲哀的事。头还是要磕的，哭还是要哭的，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轮到我这样的重孙子，就没人管了，该玩还是去玩，该吃还是去吃。只有出殡的时候，才穿上孝袍子。太小，没有这么小的孝袍子怎么办，家里人就找了件大人的白棉布上衣，也是孝服，让我穿了。想来该是女人穿的。女人要穿白裙子，才会配白上衣。男人穿长袍子。

我是怎么穿的呢？

一丝不挂光屁股穿的！

出殡完了还要接灵，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去坟上祭奠。只要穿袍子，就全是光屁股。

光屁股穿个大袍子，那个爽呀，不能提了。

接灵是晚上，月亮地里，田野上凉风习习，如同一双细腻冰凉的手掌，轻轻地抚摸着你的身体。祭奠在白天，感觉更特别，你知道你是光屁股，别人是不知道的，至少看热闹的人不知道，而路边看热闹的，有男的，也有女的，你想着你的小鸡鸡在腿裆里自由地摆动，那感觉真是美极了，说是得意也不为过。有时干脆跑出队伍，扭扭身子又回来。那意思无非是想向路人显示：我是光屁股呀。

皮皮三岁多些，就上幼儿园认字去了，而我那时，都五六岁了，还叫人拧螺丝，七八岁了，还光屁股穿孝袍子，这差别有多大。这样的孩子，能说多聪明吗？

可那么小就有不屈不挠硬要撅起来的意识，光屁股穿件孝袍子都那么自我感觉良好，怕也笨不到哪儿去吧。

这两件小事，若让弗洛伊德一流的现代心理学家知道了，或许会派生出特别的意义，比如性意识的觉醒与性功能发达什么的。若真是这样倒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唯一的，也该是重要的。

看我长大后几十年在这方面的表现，只能说平平常常乏善可陈。

如果光是这样不怎么聪明也不算太笨，长大后也不会是我这样一种德行。

潘光旦先生是个社会学家，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叫“伶人之子恒为伶”。潘先生的论断还可以再扩大些。中国的社会里，许多行业都存在着这样的传承关系。有时候想，像我这样智力平常，还偏于笨的孩子，最好是生在一个手艺人家庭。铁匠太苦，最好是木匠，不是拉大锯的粗木匠，是做家具的细木匠。跟上父亲学几年，出了师自己干，不用多大的智慧，只要勤勉些辛苦些，准能过上滋润的日子。多富裕不敢说，至少品德上不会有亏欠。

这么一个地方

太急了，一上来就写了这么多。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你的主要意思不是说你不怎么聪明，而是说那个也还不笨。世上这种型号的孩子千千万万，不差你一个，所谓芸芸众生者，小时候差不多都是这样。

你一说我就明白了，都怨我没有说清自己是哪儿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太笨了，生在哪儿都是一样的笨；太聪明了，生在哪儿都是一样的聪明。只有这种不太聪明也不算太笨的孩子，与生在哪儿，生在谁家，关系甚大。比如生在农村一个贫下中农之家，人到中年，当个生产队长（现在叫村民组组长）该不是难事。生在城市一个工人之家，有所谓的国供户口，长大之后当个工人该是小菜一碟。而生在农村，要进城当个工人，可就好比登天还要难了。

先说生在哪儿。

前面说了，我家在晋南的一个镇子上，叫韩家场，镇子名叫临晋，给人的感觉，古代该是秦国的地方，后来才归了晋国。怕也确实是这样。临晋离黄河也就二三十里。长大后看《史记》，黄河西岸，秦国确实有个叫临晋的地方。这个地名怎么又用到了河东，就不得而知了。

前两年看吕思勉先生的《读史札记》，说涑水河古代名为晋水，临晋的地名，得之于此。司马光是夏县人，著有《涑水记闻》，涑水从夏县那边过来，正好流经临晋南部，注入五姓湖，再注入黄河。这么说来，此临晋非彼临晋了。

临晋过去是个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跟东边的猗氏县合为临猗县，县治设在猗氏，这样一来，临晋就成了临猗县的一个镇子。临猗过去属运城地区，地改市后，就属运城市了。

这一带，古代叫河东。看地图，黄河的形状，像个“几”字，第二笔是个“折弯钩”，那个弯，还往西南突出一点。弯里的那块地方，就是河东。南边是河南，西边与陕西相连。

弯里正中间，是运城市，往北一点，是临猗县城，再往西一点，便是临晋。

韩家场就在镇子的东侧，与镇子的东关，隔着一条不宽的土路，不会超过十步。说是镇子的一部分，一点也不为过。这从它现在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出，叫临晋行政村第四村民组。

这样就清楚了，我是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临晋镇韩家场人。

说了平面的地理位置还不行，还得说立体的地理位置——山川地理，就是一种立体地理。

山西的平均海拔是一千米，运城一带是平原，平均海拔四百五十米，临晋一带稍高些，当在五百米。北京的平均海拔，据说只有五十米。这样一来，当我刚刚生下，一睁开眼，若想看看北京，就要脸朝下看了。相当于从一百多层高的楼上，往下看过往的汽车。事实上当然不会，且不说山川阻隔，光是差不多两千里的距离，就可以让这点高低的差距忽略不计。但是，感觉就不同了，你知道你这儿确实这么高，他那儿确实那么低，就有了高低的差异。小时候如此，大了更是这样。

这是山川地理，若从人文地理上考虑，又有不同。一个临晋镇韩家场村的小学生，要看北京就要仰视了。因为，从你所在位置上看北京，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都要经过一个又一个阶梯，层层升高之后，才能看到。这些阶梯，都有名字，先是县，再是市，再是